

新型癌症复合免疫法的

神奇故事

主持/评述者 李定纲教授

对话者 徐克成教授

参与者 癌症康复协会会员

主办者 “一带一路”国际癌症康复联盟 (P)

癌症治疗为了什么？

全身多处转移。下一步如何治疗？

癌症转移痛的不能睡觉。怎么办？

常规治疗走到尽头了，下一步怎么办？

吃靶向药副反应大怎么办？

……对于任何人来说，“活下来”
都是最大的现实。

复合免疫剂不是“药”，
是“治疗方法”。

—— 徐克成教授对话患者

新型癌症复合免疫法的

神奇故事

主持/评述者 李定纲教授

对话者 徐克成教授

参与者 癌症康复协会会员

主办者 “一带一路”国际癌症康复联盟 (P)

目录

- 2 王院士赐“方”
- 4 关于胃癌
- 5 关于肝细胞性肝癌
- 10 关于胆管细胞性肝癌
- 11 关于结肠癌肝转移
- 12 关于胰腺肿瘤
- 17 关于肺癌
- 21 关于肾癌
- 24 关于黑色素瘤
- 26 关于乳腺癌
- 28 关于子宫癌
- 30 关于鼻咽癌
- 31 关于肾上腺肿瘤
- 32 关于咽喉部肿瘤
- 33 关于Coley毒素
- 34 关于王院士的“多成分多靶点攻击”
- 37 关于汤院士的“控癌”观
- 41 总结



李定纲:

癌症治疗为了什么？是患者“活下来”。生命至上，癌症患者，尤其那些看来失去生存希望的患者，生命的延续和健康，都是“神奇”。广谱抗肿瘤复合疫苗在2010年获得中国专利，王振义院士和徐克成教授都是发明者。这是一种新型癌症复合免疫治疗方法，目前已经获得特许，在海南博鳌乐城应用于患者。徐教授本身就是一个神奇人，他应用这种复合免疫疗法治疗了许多癌症患者，又演绎了许多神奇故事。

今天参加对话会的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癌症康复会的代表，欢迎各位到来。现在请徐教授与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随时提出问题。

徐克成:

谢谢李教授的介绍。说到“神奇”，我想起2013年在北京接受“白求恩奖章”，当时是我手术后第7年，卫生部的几位领导都说我能活下来“太神奇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当场要给我出一本书，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跟我去抗癌》。现在，我“重生”整整“18岁”了。有时我的潜意识中萌生一个想法：难道我的这个“癌”对我发了“善心”吗？

会员:

尊敬的徐教授，我们都是癌症患者。你是我们广东省生命之光康复协会会长。我们就想听你的神奇故事。你现在神采奕奕，那里像一位84岁老人呀！



王院士赐“方”

徐克成:

我的这个癌太恶了。文献报告的患者平均生存期就是19个月。幸运的是我遇到贵人。2008年初，我回到家乡南通为我的老师庆80大寿。祝寿之余，我和王振义院士沿着长江边散步。王院士是我的人生导师。我谈起我的病，王院士沉默了好一会，说：“说实话，你要生存下来，必须换个思路。“他要我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学生孔医生，她有一种复合免疫疗法，很简单，救了不少人。几天后，我去到上海，直奔孔医生家。孔医生很热情，马上给我手臂上注射了一种针剂，她十分有信心地说：“徐医生，只要你坚持‘打’2年，保证你长命百岁。”

会员:

王振义院士很有名，得到国家科技最高奖。他发明的维甲酸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轰动世界。我们在网上看到今年大年初三你在上海向他拜年，他向你祝贺“18岁”呢！

徐克成:

他已100岁了，但脑子清晰，说话风趣，说：“我已100，你才18，我们是一老一少呀！”他对复合免疫十分关心，把它看成是发明维甲酸疗法之后的又一创新。5年前，他在95岁时，我向他拜年，他开玩笑说：“上帝怎么还不召我回去，也许是复合免疫没有成功，我不甘心。”这次看到我，他好开心，笑着说：“这个方法在你身上成功，那我可以‘走’了……”



2024年大年初三，徐克成向王振义院士拜年，王院士风趣的说：“我100，你才18，我们这是一老一少呀！”

李定纲:

今天的对话会，我们主要讲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文。有人提出“说事医学”，就是说“个案”。从“学术”考虑，个案的“证据性”不高，但一旦面对死亡，“个案”就是最大的“证据”，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说，“活下来”都是最大的现实。

徐克成:

同意李教授的看法。今天我讲的故事主人公都有以下几个事实：第一诊断明确，都有病理证实；第二，均接受过“正规治疗”而失败，或无法接受“正规治疗”，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第三，实施复合免疫治疗，不仅仅是技术，很大程度上，出于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医患相敬相爱，爱字为先。



关于胃癌

会员:

徐教授，记得你在手术后曾讲过：医生患癌，也许是好事，可以知道什么治疗是最好的，哪些治疗是无害但不一定有用，哪些无益，反而有害。你手术后接受了化疗吗？

徐克成:

我术后没有接受化疗。不是说化疗不行，只是我的这个癌的癌细胞对化疗天生不买账。一种治疗方法有无效果，关键是病人活下来。在我进行复合免疫治疗一个月后，2008年5月，我去到上海，和孔医生一起。租了一部出租车，整整3天，访问了38家人。结果让我大吃一惊：38例患者，均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晚期患者，一二十年过去了，竟然只有5例患者死于“癌症复发”。神奇的是我们随访到两位胃癌患者，均在上海仁济医院接受了手术，均已有转移，均没有化疗，均只接受了复合免疫，均已生存了15年以上。

会员:

你这样辛苦去看病人，是在为我们这些癌症患者造福呀！

徐克成:

这是医生的天职。其实，要看病人，就要看“彻底”。那天，我们去到上述的其中一位胃癌患者家中。进了家门，病人很不开心，爱理不理。怎么办？再看，原来她的丈夫一周前出了车祸。我马上在她丈夫遗像前敬上一株香，献上一包礼金。她开心了，高兴地将所有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她原有腹腔淋巴结转移，现在完全康复了，真神奇。大家都开心，一起照了像。



在上海和浙江拜访接受复合免疫的癌症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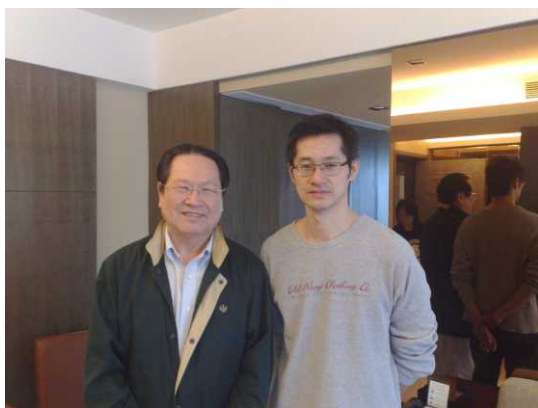
关于肝细胞性肝癌

会员:

我来自杭州，是一位有5年癌龄的肝癌患者。古人有句话：悬壶济世。徐教授，你就是这样的济世人。

徐克成:

你说“济世”，就是救人。一人被救，就为其他人带来希望。下面是一个真实的神奇故事。台湾女作家吴林林的儿子小明38岁，患晚期肝癌，医生判断只有2个月生命。吴林林伤心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她带着小明来到上海。一家大医院的一位副院长推荐使用复合免疫剂。半年后，小明的黄疸腹水消退，活下来了。吴林林感动之余，写了一本书《0.0001的机会——绝处逢生的抗癌奇迹》，马英九等6位名人为之作序。2008年8月，台湾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赵先生，36岁，患了肝癌，肿瘤11厘米，在美国开了刀，2年后复发，肿瘤5厘米。看了这本书，马上来到上海，接受了复合免疫治疗。3个月后，肿瘤缩小，超声上肿瘤周围出现“暗晕”。一年后，CT复查显示肿瘤消失。



台湾出版的《0.0001的机会》。右为康复中的赵先生，一副健康气色

会员:

我们看过这本书，台湾书店有的卖。我也是一名肝细胞癌患者，已经5年了，接受过手术切除，近几个月甲胎蛋白升高，正在吃靶向药，但副反应很大，我准备放弃了。是否可以接受复合免疫治疗？

徐克成:

肝癌现在有靶向药，这是“常规”药。化疗也是合规的，看你怎么取舍。2008年4月，深圳电台的金话筒主持人胡晓梅带着父亲来到广州。我一看，他的父亲肝脏上布满肿瘤。晓梅是我的好朋友，说：“徐教授，父亲过去很苦，现在日子好过了，救救他吧？”我说：“晓梅，不要住院了，回家，我给你想另外的办法。”我让时在深圳工作的我的学生雷医生，每周到她家为她的爸爸注射复合免疫剂。2009年11月，我带着我院的同事去到晓梅家，她的爸爸看起来就像正常人，甲胎蛋白完全降到正常，肝内肿瘤已经消失了大部分。

会员:

胡晓梅是名人，主持的电台节目《夜空不寂寞》在深圳保持了连续15年的最高收听率纪录，被誉为“中国南方的广播奇迹”。2009年9月2日，《健康报》第4版整版报道了胡晓梅在抗癌救父路上心得和感言《仁者有爱 仁术求新》。



晓梅的爸爸在家中，右为胡晓梅在《健康报》发表正版长文，感谢救父之恩

徐克成:

胡晓梅又救了另外一个人。这是深圳电视台的一位英文主持人尹姐，女，45岁。2008年9月下旬的一个早晨，胡晓梅等3个人换扶着着她，从深圳来到时在新港西路的我院办公室。她不能坐在椅子上，卷曲在地上不停地呻吟。她是2007年因为肝癌接受了肝切除术，确认为肝细胞癌。一年后肝癌复发。超声和CT显示肝脏、肝门、脊椎，后腹腔淋巴结多处转移。严重的黄疸。腹壁皮下多个结节性转移。患者下背部和下肢剧烈疼痛，无法行走，多次企图自杀。她不得不整天依靠吗啡来缓解疼痛。我不敢收治她，因为她已无可以应用的治疗。但看到她那样痛苦的表情，我于心不忍，说：“我先给你打一针，你先回家。”第三天，晓梅来电话，说尹姐的疼痛减轻了80%。我马上叫她再来广州，继续接受复合免疫治疗。几天后，我正在上海家中度国庆假期，她发来在医院散步的照片，说疼痛完全消失了。几周后，我到深圳探望她，她开玩笑说，她“现在可以走2公里”。再看她的腹部，原先隆起的皮下转移结节神奇般消失了。

会员:

胡晓梅是名人，主持的电台节目《夜空不寂寞》在深圳保持了连续15年的最高收听率纪录，被誉为“中国南方的广播奇迹”。2009年9月2日，《健康报》第4版整版报道了胡晓梅在抗癌救父路上心得和感言《仁者有爱 仁术求新》。



尹姐的腹部结节状皮下转移。右图显示复合免疫治疗2周后，结节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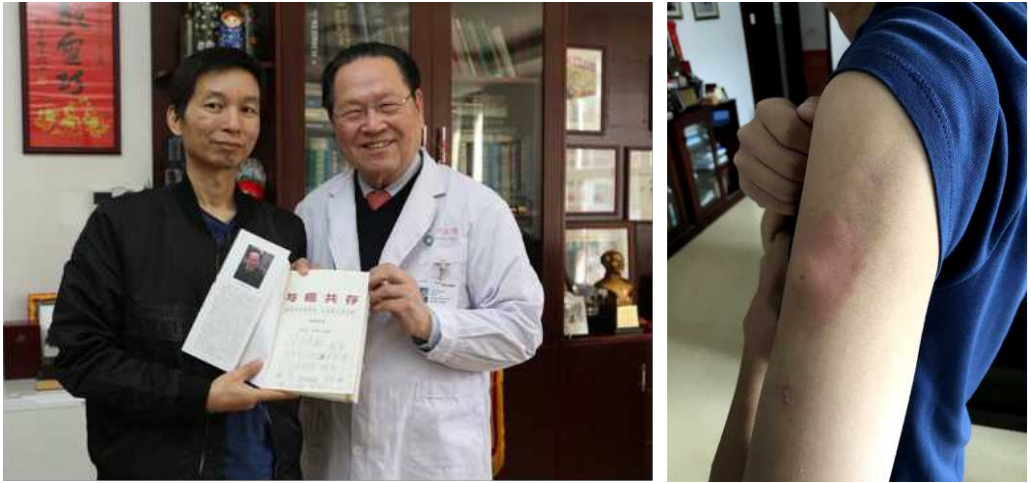
会员:

这绝对是不可想象。我遇到住在你们医院临近的一个肝癌患者，讲起你，他感动的直流泪。他给我们看他的手臂上的“结节”，说是注射了你的“疫苗”。

徐克成:

这位患者姓孔，46岁。2016年11月9日他来我院门诊，表情淡漠，皮肤和巩膜严重黄染，大量腹水。CT显示肝脏中弥漫性多发性占位性瘤块，最大的10厘米、门静脉癌栓。血液总胆红素升高10倍，白蛋白只有27克，AFP 29000。

我让他住院，他拒绝了。病人拒绝住院，也拒绝任何常规治疗，只接受中医治疗。我给他开了5味中药，同时让他接受复合免疫治疗。4个月后，他来到门诊，此时行走如同常人，已恢复了工作，每天驾车100公里，来往东莞上班。血液测试：总胆汁素降至正常，AFP降到82，CT显示肝内肿瘤没有显著进展，但门静脉癌栓消失。他带来我写的一本书《与癌共存》，在书扉页他写上“我是典型与癌共存者”。



孔先生在徐克成的《与癌共存》书上写道：“我是典型与癌共存者”。右为他的手臂上注射后局部反应

李定纲:

肝癌中最常见的是肝细胞癌。对早期肝癌，无论是手术还是微创消融，都有良好效果，但对进展期肝癌，治疗仍是挑战。靶向治疗是目前常用药，但有效期短，不良反应多，不一定能延长患者总生存期。更麻烦的是，有报告，此类药可以控制肝内的癌症，但却促进肺转移。徐教授介绍的几个病例远远超过现在主张的治疗，非常欣慰。





关于胆管细胞性肝癌

会员:

胆管细胞性肝癌有无效果？我们癌症康复协会的几位会员患胆管细胞性肝癌，不到3年都走了。

徐克成:

我的那个癌症不就是胆管细胞性肝癌吗？我的家族看来有胆管系统癌的遗传倾向。我的母亲50多年前就生了肝癌，2个半月就去世了。2012年11月初，我突然接到我的学生、时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倪润洲教授的电话，说我的妹妹患了肝癌，已是晚期。我马上接她到广州我院，检查发现她的肝内多发肿瘤，活检证明是胆管细胞性肝癌。她是我的大妹妹，比我小5岁，有支气管扩张和肺气肿，肺功能很差。给她“安慰性”做了冷冻消融后，就回家了。我让她接受复合免疫治疗。随后几个月，多次超声、CT检查，发现肝内肿瘤逐步缩小，直到“难以清晰看到病变”（当地医院报告）。因为她生了癌症，我们全家格外关怀她，让她开开心心享受了整整5年的亲情之乐。



关于结肠癌肝转移

会员:

我3年前患了结肠癌，手术切除了乙状结肠。一年前发生肝转移，大大小小的转移有7、8个。徐教授，可以用复合免疫治疗吗？

徐克成:

如果你没有化疗，应该先化疗。我给你介绍一个73岁老人，同样患了乙状结肠癌合并肝转移。2010年3月，我的外甥找到我，说他的上司的父亲患了结肠癌，已经手术切除，但术中发现多发性肝脏转移，接受了化疗，但老人忍受不了化疗的副反应，治疗3个周期后，他就坚决拒绝继续化疗了。那时，他身体虚弱，每天呕吐，不能自己行走。我的外甥希望既要治疗有效，又不能让老人“太吃苦”。只能给他复合免疫治疗了。2周后，老人能吃能自由行走了。半年后CT随访显示原来的肝内转移消失。如果不是6年后突然心脏病发作，老人可能有更长时间享受快乐生活。





关于胰腺肿瘤

李定纲:

徐教授刚才介绍了胃癌、肝癌复合免疫治疗的效果，几乎每个病例都有神奇的故事。我与徐教授有20年交往，我了解他，他都是在患者“无路可走”时伸出“帮助”之手。消化系统癌症中，胰腺癌是最大的挑战。2014年，央视举行的“时代楷模”发布会上，记得有一位来自丹麦的胰腺癌患者，辗转20小时，专程赶来向徐教授祝贺。她目前情况怎样了？

徐克成:

她是丹麦的一个教师，叫Gurlin，我们都叫她郭玲。65岁。2007年，在丹麦一家医院被确诊胰腺癌，并接受3个周期的化疗，胰腺病变没有缩小，肝内出现多发性转移。2008年3月，接受了经皮冷冻消融，随后她接受了复合免疫治疗，前后3年多。直到2014年，即到北京出席发布会，她的胰腺癌一直没有发展，肝转移消失。2015年10月发现肝转移复发，又接受冷冻消融。2017年她来电话，要我们“不要忧虑她，她很好”。她的神奇效果，在引起很大震动，特别刺激了一些丹麦医生。



丹麦报纸报道了郭玲治疗的事迹。右为郭玲在复大举行的“医学人文论坛”上激动地讲“中国医学真神秘和伟大”

会员:

我们在央视看到这位丹麦教师在复大治疗的报道了。我是从上海来的，就是看到这份报道，来到广州找徐教授。去年，我患了胰腺癌，在胰腺尾部，在上海瑞金医院接受了根治手术，又接受了辅助化疗。目前尚无复发。但胰腺癌太凶猛了。怎样预防？

徐克成:

Forfirinox方案或使用白蛋白紫杉醇联合吉西他滨的化疗方案可以延长患者生存期，但有时，化疗后不仅没有控制，反而促进进展。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病例，是马来西亚的小提琴家和音乐指挥，叫陈伟天。2009年，在新加坡的一家医院接受了6周期化疗，无好转，相反发生肝和腹部淋巴结多发转移。预测他的生命只有3个月。2010年5月，我接受《星洲日报》邀请在吉隆坡演讲“癌症创新治疗”，会后，陈伟天在家人陪同下，找到我咨询。随后他来到我院，接受了经皮冷冻消融，我再给他复合免疫作为全身性治疗。直到2013年5月，出现脑转移，3个月后死于脑衰竭。从接受复合免疫总生存3年零3个月。记得在他病危时，我专程飞到吉隆坡他的家里看望，一进他的家门，我的眼泪就簌簌流下来，他的父亲马上拉住我，说：“教授你不要难受。我们的伟天已经完成他该完成事，马上回到上帝身边了。”这让我回忆起2011年的12月21日，我被伟天邀请去吉隆坡文化中心出席他指挥的“圣诞音乐会”，会前，他的父亲和我一起 in 咖啡厅饮咖啡。他的父亲深沉地看着我，说：“徐教授，我是他的生生父亲，你是他的再生父亲，马上我们两个父亲要去看我们的儿子演出了。感恩您。”



陈伟天在指挥音乐会。右图是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陈伟天治疗“创奇迹”

李定纲:

医者父母心。徐教授就有一颗父母心。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长度，而且在于宽度。陈伟天应该是幸运的，远比他出名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2006年被查出患上胰腺癌后，在美国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不到一年，2007年9月6日就与世长辞。

徐克成:

2010年5月与陈伟天同一天在马来西亚找我咨询的，还有一位胰腺肿瘤患者，叫亮亮。家人说他每天凌晨就“昏迷”。CT 片显示胰腺的体和尾部有3个肿瘤。2011年4月，亮亮病情恶化，6月8日在家人的护送下，送到我院。当时他呼吸急促，血糖只有 1.4 mmol/L。心包和胸腔有大量积液，骨骼、肾上腺和肝脏多处转移性病变，胰腺活检证实是恶性神经内分泌肿瘤（NEC），空腹血胰岛素为比正常水平高 8 倍，显示为功能性肿瘤。亮亮接受了胰腺肿瘤给予经皮冷冻消融。术后血糖迅速降低至正常值。从 2011年6月20日开始，亮亮接受复合免疫治疗，为时3年多。亮亮几乎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并且结了婚。直到2017年6月，他在马来西亚发生严重肺部感染，不久死亡。自进入复大肿瘤医院开始，亮亮“无进展生存”了整整 6 年。

李定纲:

也许人们对这个肿瘤并不陌生，因为“苹果”乔布斯就是患上了这种肿瘤。2003年10月，乔布斯接受了Whipple手术，切除了大部分胰腺，又接受了肝移植手术。2011年10月，这位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去世，享年56岁。从诊断到死亡，乔布斯存活了8年。在这8年中，乔布斯接受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治疗，尽管如此，并没有挽救他的生命。此外，这些治疗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惑”。徐教授治疗的这位患者是最普通的人，不可能接受许多“现代”治疗。仅接受冷冻（局部）和复合免疫（系统）等简单治疗，竟然活下来。他活了6年多，享受生活。最终他虽然走了，但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感染。真是：大道至简，简单出神奇。



亮亮在享受生活。右图是他在接受治疗半个月后来到了徐克成办公室

徐克成:

我们还更“简单”地治疗了曾被“放弃”的17岁漂亮女孩子，叫小凤。那是2014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到医院巡视。病区主治医师告诉我，一位女孩住院2天就出院了。我问什么病？回答是“胰腺一种怪病，很少见”。我问病人现在在哪里？一旁的护士说“回家了，早上刚刚走”，“家在哪里？”护士说：在怀集，离广州300公里。我叫来司机，吃了中饭，带领主治医师，直奔怀集。那里我去过，多年以前我们就治的病人铭仔就住在那里，很穷，是山区。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小凤家。她的病情确实严重。2009年3月她因左中上腹腔大块占位性病变接受了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显示胰腺实质性-假乳头状瘤。未接受进一步治

疗。直到 2014年1月，小凤出现腹痛、下肢水肿、体重减轻。CT显示肝脏多发性结节状和块状病变，占据全肝40%，门静脉形成癌栓，多发淋巴结肿大，病理显示肝转移来自胰腺实质性-假乳头状瘤复发。我们一番苦口婆心，终于将小凤劝回医院。但是，入院后几天，小凤病情急剧恶化，出现黄疸和腹水，血小板明显降低，凝血酶原时间延长50%，呈现DIC，这是一种致死性血液凝固并发症。我们积极给以对症处理后，从2014年8月25日起，给她注射复合免疫剂。3周后，小凤的黄疸和腹水完全消退，出院休息。此后，每周一次皮下注射复合免疫剂，为期15个月。至今小凤一直在深圳从事正常工作，近已担任舞蹈教练。多次CT随访显示，肝内巨大的转移瘤仍然存在，没有显著进展。



近年来小凤一直在深圳工作，近已成为舞蹈教练。右图：2024年2月21日向徐克成拜年的“四朵金花”，她们均曾由徐教授救治。自左显示彭细妹（卵巢癌，生存14年）、小凤、冰冰（巨大畸胎瘤，生存10年）、香港空姐阿美（后述）

李定纲:

该例的肝内转移瘤自2016年至今无显著改变，而复合免疫治疗只做了15个月，但患者迄今健康生存，这个神奇的病例，至少说明以下几点（1）“与癌共存”是可行的；（2）免疫与癌症平衡，足以促进癌症“休眠”；（3）复合免疫剂不仅能快速生效，而且作用具有持久性。徐教授，肺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癌”。你对肺癌的治疗，看来更有神奇故事。



关于肺癌

徐克成:

有一个患者一直让我无法释怀。那是我的家乡南通属下一个县级市的领导老王。2010年，老王患了左上肺肺癌伴髌骨转移，病理显示未分化腺癌，有EGFR突变。接受了靶向治疗、化疗和放疗。2016年5月，左上肺肿瘤增大到8厘米。在我院接受了冷冻消融，2周后肿瘤内空洞形成，一个月后突然大出血。给予急症手术，切除了左上肺叶。血止住了，但大部分肿瘤仍残留，手术切除边缘有大量癌细胞。记得那是2016年10月的一天，老王打来电话，说要与我“个别谈话”“不要带其他人”。我去到病房。他问：“我能活一年吗？”我说“很难”。他问：“还有什么特殊治疗吗？”我说“常规治疗几乎没有了”。“不管是不是常规的，徐教授，我们是老乡，我要活下来。”老王哭求道。我安慰他，让他回家“试试复合免疫治疗”。2个月后，2017年1月2日，我刚上班，老王就来到我的办公室，手上晃动着一叠检查报告，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吗？我是在做梦吗？”原来老王前几天去上海胸科医院复查，CT显示“无癌症证据”，血液原先升高的肿瘤标记全部降到正常。



老王激动地向徐克成和来访的专家展示他的检查结果。右图显示接受复合免疫的患者：老王（左2）、曹先生（左1，肾上腺皮质癌患者，后述）、黄护士总长（右1，小细胞性肺癌患者，后述）、尹芝南教授（右2，暨南大学）

会员:

仅仅接受了复合免疫剂？

徐克成:

是。他的手臂上“斑痕累累”那些注射痕迹，换取了2年的“无癌生存”。他是领导，给他出的建议自然会多。为了“增加疗效”，后来他在家乡接受“神药”PD-1抑制剂治疗，一周后突发间质性肺炎，“走”了。非常可惜和痛心！

李定纲:

有些人“出事”，不是治疗本身，是自身的或者是“好心人”的“固化思维”。最近媒体报道有些名人离开，看起来，他们也许可以是另一结局。这就是前面说的，王院士曾讲治疗癌症必须“换个思维”。

徐克成:

李教授讲的对。看看这位领导吧。2009年2月的一天，一位高大身材的男子来我办公室，刚坐下就说“救救我的太太吧”。原来他来自深圳，是大学的一位领导。他的妻子，也是大学的教师林老师，患了肺癌伴脑和骨转移，每天头痛欲裂。MRI上，脑转移遍及全脑，状如满天星。我建议“全脑照射”。他说妻子不接受，他也不同意。他失望的走了。第三天，这位领导又来了。我仍建议“放射治疗”。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我办公室，哭了。我的怜悯之心突然冒出来。我让时在深圳工作的我的学生雷医生，每周登门为林老师注射复合免疫剂。2个月后，林老师的肺癌控制了，1个月后，病人的头痛完全消失。2个月后，MRI检查显示，脑和肋骨大部分转移已经消失。直到2014年，林老师一直接受复合免疫剂，未接受其他任何治疗。那时我的家在深圳，我们两家也就此成了好朋友常来常往。

会员:

真难以想象。后来怎么样？

徐克成:

5年后，在网上突然看到她的丈夫“出事”，我大吃一惊：他的太太怎么办？果然，一年后，她的丈夫刚“出来”，就来到我的广州办公室，几乎哭着说：“其他无所谓了。但我的太太……”。他的太太的病突然复发了。

李定纲:

心理的打击常常是癌症进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这个病例太典型了。

徐克成:

李教授说的太对了。我的另一位马来西亚患者就是不同的结局。2016年8月14日，39岁的林小姐，著名歌唱家，因肺腺癌住入我院，后证实Ros1异位突变。经过靶向药治疗后，她的肺部病变迅速改善，但不久出现脑转移。接受了放疗，部分改善。后接受复合免疫治疗。迄今无进展生存，带领合唱团到处巡回公益演出。她告诉我：她每天都是快乐，忘掉了自我。我曾去观看过她的演出，2个小时内几乎全场唱歌，那气势，难以想象她是一位转移性肺癌，尤其有脑转移的患者。



2019年林小姐（右1）到广州看望徐克成。右图显示2020年疫情期间。林小姐（左）带领合唱团在马来西亚巡回演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李定纲:

肺癌脑转移，特别像“满天星”式转移，由于血脑屏障存在，药物进不去，除了放疗，几乎没有任何方法治疗。而且，放疗引起的放射性脑病，有时患者更为痛苦。复合免疫能将这样的脑转移长期控制，堪为神奇。但“神奇”的精神力量不可忽视。

会员:

我的姐姐患小细胞性肺癌，做过8次化疗。现在全身多处转移。请问下一步如何治疗？

徐克成:

小细胞性肺癌一旦复发，治疗极为困难。2016年11月1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病区电话，说有一位昨天刚入院的患者，马上要出院。我立即感到病房。患者是温州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总长黄姐，卷曲在床上，面容痛苦。见到我，泪流满面，拉住我的手，断续地说：“院长，太痛了。我做护士几十年了，知道我的病……你不要劝我了……没有治了……”。她在一年前被诊断出左肺小细胞肺癌，接受了化疗。8个月后，左胸腔出现新的肿瘤，伴胸椎转移。家人将她送到香港治疗了几天，但腰背疼痛一天天加剧，吗啡都止不住。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看着她，说：“你那么漂亮，不会离开的。给我几天的时间吧！让我试试。”作为医务界的同行，我情不自禁也流泪了。我给她手臂皮下注射复合免疫剂1.5毫升。第二天，她主动来电话，说疼痛减轻了，能下地走了。一周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同样接受复合免疫治疗的几位江苏患者一起照相。此后，她接受了放疗、冷冻治疗。2016年12月底CT复查，发现原先的胸腔积液消失了。患者疼痛完全消失，可以正常享受生活，原先升高的肿瘤标记物下降到正常范围。



黄护士总长激动地讲述自己“活过来”了。后为她的丈夫。右图显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吕有勇教授与黄护士总长交谈她的神奇经历



关于肾癌

会员:

我是左肾癌，病理上是亮细胞癌。一年前接受了左肾切除。今年出现肺和骨转移。医生叫化疗，但没有效果，改服苏坦，已3个月，脊椎转移从2个增加到4个。现在腰背痛的不能睡觉。怎么办？

徐克成:

你们到过我办公室的人可能都看到，在书架的显著地方有一对空啤酒瓶，瓶上绘了艺术画，很漂亮。那是菲律宾一位名叫Rammy的女士送我的，为了感激她的骨转移“完全消失”。2008年5月，Rammy来到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叠MR、CT片。她患右肾癌，2003年在菲律宾接受左肾切

除。2007年出现背痛，MR证实为多发性骨转移。她说：“徐教授，我是菲律宾穷人，请你帮助我。”我给她复合免疫剂带回菲律宾注射。6个月后MR复查显示“骨转移未再见到”。2011年在马尼拉，菲律宾时任副总统Biney接见我，Rammy和她的姐姐一起参加。今年春节，菲律宾的朋友转来Rammy的新年祝福，说她“一切安康”。



菲律宾前副总统Biney 在总统府接见Rammy（左1）和她的妹妹。右图是Rammy 赠送给徐克成的啤酒瓶，上有她刻画的艺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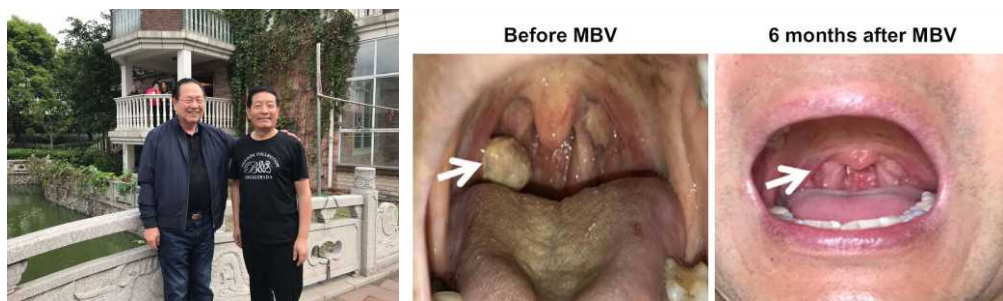
李定纲:

这是非常成功的范例。我看过你们曾在2019年OncoTarget Ther 发表一篇文章，报告你们成功治疗的一例肾癌术后数十处转移，很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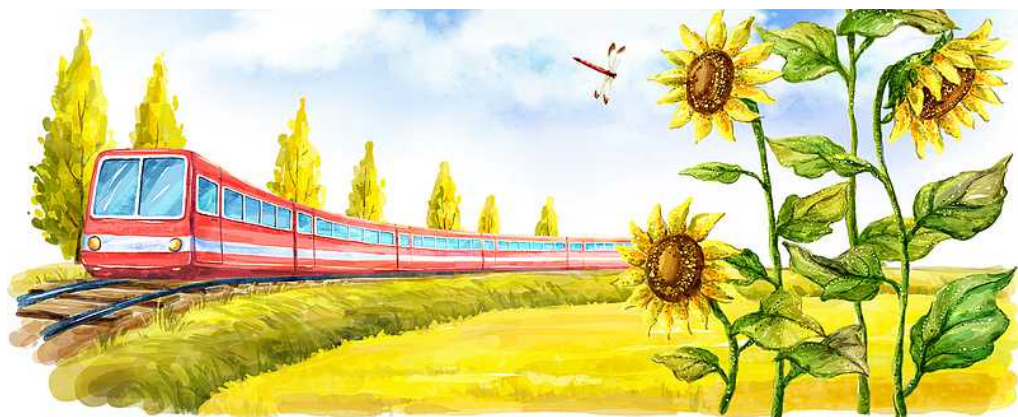
徐克成:

这里也有神奇故事。2017年4月27日接到家乡朋友电话，说有位企业老板施先生希望来我院住院。我说明天我要回老家度五一节假期，路过南通，见面再说。第二天中午，正与朋友一起在南通文峰饭店吃饭，好几个人搀扶着施先生来到我们吃饭的房间。当时，施先生消瘦、严重贫血、频繁咳嗽、不断喘气、行走困难。家人说，刚刚在附近的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输了血，否则他来不了。看带来的MR片，肺和骨骼布满转移，粗数起来有28处。右侧扁桃体处有核桃大小的肿块，不断在渗血，已有病理证明肿块是来自肾亮细胞癌。施先生2015年1月初因左肾肿瘤接受了腹腔镜下左肾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亮细胞癌II级。2016年4月出

现右肺多发转移，在上海、香港的医院治疗，未显示效果，又去美国治疗了3个月。现在病情愈来愈重，每周要输血一次。他的女儿流着眼泪，恳求我院接受他，“哪怕是临终关怀”。五一节后我回到广州，施先生已住入我院。说内心话，我怕他在我院“出事”，“对家乡人特别要小心”。我让病区先不要特殊治疗，“不要花他太多钱”。我想“试试”，默默地给他复合免疫剂注射。一周后，神奇的是，施先生高兴地起床站着与我握手，说下肢疼痛好多了。再看他的扁桃体肿块减小了一半。3周后他能每天行走2公里，3个月后CT和MR检查显示所有转移几乎完全消失。2020年，我回到家乡，顺便到他家看望，看到他的家厨房很大。他说他现在几乎每天都请朋友来吃饭，享受人生。



菲律宾前副总统Biney 在总统府接见Rammy（左1）和她的妹妹。右图是Rammy 赠送给徐克成的啤酒瓶，上有她刻画的艺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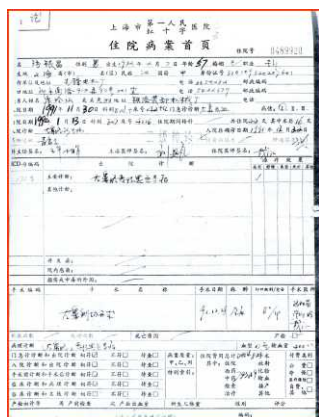
关于黑色素瘤

会员:

我的二哥2年前他的右眼生了黑色素瘤，手术切除了。近8个月来，出现两肺多发性转移。他原在美国工作，据说接受了许多治疗，现在转移又扩散到肾上腺、腹腔。他今天来不了，要我请教徐教授，有什么方法治疗？

徐克成:

我没有专门研究黑色素瘤，但这种肿瘤与免疫有密切关系。许多研究都是用黑色素瘤作为临床免疫治疗模型。2008年我读了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长文，报道采用自身CD4⁺ T细胞治疗一例转移性黑色素瘤，取得显著临床缓解，生存2年。在上海，采用复合免疫曾成功治疗了一个类似患者，但效果更好。1991年，在上海XX人民医院有一病人，汤先生，患筛窦黑色素瘤，手术探查发现黑色新生物大达7厘米，延伸到左鼻腔的其他结构，伴有局部大量骨质破坏，因此手术只切除了肿瘤一部分。术后做了放疗，没有效果。后来接受复合免疫剂治疗，先后治疗了2年多。我请该医院一位朋友医生帮助，从这家医院的病史室找到患者的1991年入院病历、手术记录和2004年住院记录，证实了患者无进展生存了13年。



上海XX人民医院的汤先生的病案首页。自左依次为1991年11月30日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和2004年1月住院记录

李定纲:

恶性黑色素瘤，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演员孙红雷饰演的李香山一句“这个病全世界都拿它没辙”，使它一直被认为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癌症类型。美国前总统卡特因为黑色素瘤肝、脑转移在2015年8月开始使用PD-1抑制剂，4个月后磁共振检查宣布未找到可见肿瘤，由此抗PD-1药曾被称为“卡特总统药”。实际上不是“治愈”，因为近期媒体报道卡特的肝转移又复发了。徐教授刚才展示的这个病例复合免疫治疗后活了13年，这一治疗效果堪与“卡特神药”相比。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大医精诚》徐克成
——袁金泉著 2023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关于乳腺癌

会员:

对于乳腺癌呢？我们康复协会里乳腺癌患者最多，大家都想从今天的“对话会”得到好消息。

徐克成:

我应用复合免疫治疗的乳腺癌病例反而不多，也许是乳腺癌治疗较容易，后果也好。也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的病人找到我。你们在我的医院是否看到一位志愿者，高高的个子，身上总是挎着个小包。她叫阿美，原是香港一家航空公司贵宾舱的空中小姐。2009年5月在香港被诊断出右乳腺癌，接受了保乳性肿瘤手术。病理学证实为浸润型导管腺癌。2016年5月，右乳原手术部位肿瘤复发，迅速长到8厘米大小，肿瘤表面溃烂、恶臭。同侧腋下淋巴结和胸椎转移，后又发生左侧胸腔转移、肺转移。患者虚弱、消瘦、贫血。她在我院再次接受了手术，其后，接受复合免疫治疗至今。虽然肿瘤没有完全消失，但她健康地“与癌共存”。她好感激，看到病友就鼓励说“我是晚期癌症，你要有信心”，她决定长期住在大陆，终身做志愿者，报答社会。



阿美陪同徐克成出席香港华侨联谊会举办的“癌症预防宣示会”。右图显示阿美在“徐克成关爱健康工作室”做义工

会员:

我来自香港。我就是听到阿美的故事以后才来到复大肿瘤医院治疗。我在5年前患左侧乳腺癌，在香港做了手术切除，近年发生全身骨转移，特别是左髌骨到大腿，难以行走。医生叫我化疗。但我以前已经接受20多次化疗了。

徐克成:

我认识你，以前在香港开会时我们见过。你知道香港新马泰华侨联谊会里有位汪老师吗？你的病情与她的十分相似。我和汪老师都是江苏南通人，她原来是中学教师，后来移民香港，但我们两家一直是好朋友。由于疫情，我们几年没有来往。大陆与香港之间开放后，她和丈夫马上来到我院。当时她的左下肢水肿，疼痛，拐着拐杖。那天下午，我为她注射了一针复合免疫剂。第二天上午，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连连说“神奇、神奇”。原来她的左腿水肿消退了，疼痛也没有了，拐杖也甩了。此后，她每周自己一个人乘直通车或汽车来到广州，接受复合免疫治疗。2个月后，她原先升高的肿瘤标记CEA 完全降到正常。如今，汪老师面色红润、精神抖擞，根本不像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



《与癌共存-再版》

——徐克成著

2024年 广州出版社



关于子宫癌

会员:

我是子宫内膜癌，做过放疗。现在有盆腔转移，正在化疗。能否应用复合免疫？

徐克成:

我不是妇科医生，但也有让我很感动的病例。2009年深圳大学曾召开了“创新癌症治疗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癌症复合免疫剂。王振义院士从上海赶来出席。会议的主持者是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倪嘉瓚院士。2008年初，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老人，见面就说：“我是中科院院士，请你帮帮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原来他的夫人，也是教授，患了子宫癌，在上海接受了数十次化疗。院士抱怨说：“徐教授，你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吗？化疗就是。”几天后，院士的夫人来到我院。当时，她全身衰竭、消瘦、剧烈腹痛、频繁呕吐和不能进食。CT检查发现患者的盆腔、腹腔、肝、肺、颈部和腋窝淋巴结均有癌转移。患者接受了全胃肠外营养，改善全身状况后，回到深圳家，我让时在深圳工作的学生雷医生每周去到她的家，为她注射复合免疫剂。就这样，她一天天好起来，也就有了前述院士召开的会议。2年后，倪院士给我发来信息：“我妻子走了，非常感谢。”我打电话给他：“很遗憾，我没有救好她。”他说：“我妻子有那么多癌转移。她本来早就要离开我们了，是你给了她额外的没有痛苦的生命。这很了不起。”



倪嘉璜院士出席复大癌症国际讨论会，结合妻子的治疗经历，谈抗癌的理念。
左图中右1是汤钊猷院士，右2是倪嘉璜院士

李定纲:

倪院士讲得对。我们治疗癌症，不是为了长生不老，而是获得“额外的没有痛苦的生命”。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突变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将癌细胞斩尽杀绝，“与癌共存”是生命的新常态。徐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与癌共存》早就讲明了这点。





关于鼻咽癌

会员:

我们癌症康复协会的许多会员都是在与癌共存。有时治疗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超过癌症本身。徐会长，我们康复协会有个“鼻咽癌组”，几百人，都做过放化疗，但有的复发了，没有办法治疗。复合免疫治疗对这些病人适合吗？

徐克成:

抱歉，作为会长，我没有关心他们。我们应用复合免疫治疗的鼻咽癌病例很少，可能我不是从事鼻咽癌专业的。但复合免疫剂是广谱的，对鼻咽癌应该有效。2004年3月，我们接诊一位印尼的鼻咽癌伴颈部多发转移的患者，名叫Med Ali，54岁。经过我们治疗后，病变全部消失。但到2008年，疾病复发，又出现多发淋巴结转移，并有脑转移。患者头痛欲裂。多种治疗无效。那时我正在使用复合免疫治疗，于是给他也用上。2个月后，他竟然症状完全消失，PET-CT显示转移灶不复见到。



康复后的Ali 享受了家庭的温暖。右图Ali 在印尼癌症治疗研讨会上介绍自己的生死经历

会员:

谢谢你。我们的鼻咽癌组的会员就是期待你这番话。你在我们协会里常说“快乐治疗”，要“ABC”，就是“有效、简单、价廉”。你介绍的复合免疫就是这样的。很感恩。



关于肾上腺肿瘤

徐克成:

今年春节假期在上海家中，偶而看到一本书《无国界病人》，作者是凤凰卫视的记者。他患了一种罕见病-肾上腺皮质癌。在北京协和医院他接受了手术切除，一年后复发，他去到美国MD 安特森癌症中心，这是堪称世界最好的肿瘤医院。经过多次反复化疗，度过一个个几近死亡的风险，他幸运地活到了第8个年头。代价是花去几百万美金。我边读边思考作者为什么写该书？正在这时，我的手机里传来祝福：“……曹XX在洛杉矶向你拜年……”。这么巧！这是否是“量子纠缠”？来微信者曹先生也是肾上腺皮质癌患者。他到美国度假了，我想到这，暗之为他高兴：那他快活过8年了。记得是2016年2月吧，我在门诊，突然来了一位病人，递给我一封信，是我的学生、在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当教授的沈博写来的。原来这位患者是我的同乡，2年前患了肾上腺皮质癌，在上海接受了手术，15个月后肿瘤复发。他去到美国，找到曾经是他邻居的沈博。沈博说：美国不能为你做什么，回中国找我的老师吧。于是他就半信半疑地找到我。当时，他的腹腔内有多个转移瘤，大者拳头那样。我们为他做了消融治疗，其后，给他用上复合免疫，长达2年。他没有经历过太大痛苦，正如他说，“快乐地与癌共存”。

李定纲:

看病的关键找到好的治疗方法和实行这种方法的好医生。徐教授介绍的这例患者，与在美国治疗的那位记者，他们患同样的病，类似的病情，其治疗的“总价值”谁优谁劣，不言而喻。



关于咽喉部肿瘤

徐克成:

李教授讲的对。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你们到过我的“关爱健康工作室”，也许都看到“爱心捐献”栏，第一个名字就是印尼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苏先生。2019年10月30日，我在日本开完会后，正从羽田机场准备回国，突然来了电话，是苏先生打来的，说他今晚在广州太古汇的一家酒店等我。“你一定要来，不见不散”，苏先生的话显得十分迫切。晚上10点，我去到酒店。苏先生身穿正装，在酒店大堂等我，一见面就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为我庆祝吧。”原来他做了全面检查，癌症“全没了”。我如释重负。他说“我怎么感谢你呀”，我说“个人绝无需要”，他问：“你的工作室是做公益的，为工作室做点事吧。”实际上，几年来，我一直为苏先生操心。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领导经常给我“压力”，嘱咐“他是重要人，一定要治好他”。那是2016年9月，苏先生的左侧扁桃体出现大达鸡蛋大小肿块，活检显示鳞癌。PET-CT 显示整个咽喉和颈部两侧癌症广泛侵犯。他去到临近国家，又去到台湾、日本，回答都是“癌症进展广泛”“难以治疗”。最后在广东省外事部门安排下，来到我院，先后接受了血管介入、消融等治疗。最后，我给他注射复合免疫剂，作为康复，整整注射了2年。近几年，我几乎每年都为他祝“重生寿”。



2020年1月3日苏先生与徐克成签订协议，赞助“广东省徐克成关爱健康工作室”。后排是卫生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原领导。左1是现任省文明办副主任。右图显示2021年在苏州徐克成参加苏先生夫妻（右起3、2）金婚庆典，祝贺他“重生寿”



关于Coley毒素

会员:

记得几年前我在你们医院住院，知道一位韩国人的儿子，手臂肉瘤，去新西兰接受了Coley毒素。据说也是细菌成分。这种毒素与你用的组合免疫是否相同？

徐克成:

这位韩国患者在我院曾几次住院。Coley毒素是由灭活链球菌和沙雷菌两种细菌组合而成。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美国斯隆-凯特琳医院的骨科医生Coley，他发现感染了丹毒（链球菌感染）的骨肉瘤患者发高热，一段时间后，肿瘤退缩。于是他使用由灭活细菌组成的所谓Coley毒素，治疗了许多肉瘤患者和实体癌症患者。在上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科教科书上均写明：癌症手术后要注射Coley毒素。但Coley的成就受到了打压和

不公正对待。直到几年前，人们才重提Coley毒素，认为这是第一个“肿瘤免疫治疗”，Coley也被誉为“肿瘤免疫治疗之父”。

会员:

我听那位韩国患者的父亲说，他们在新西兰的那个“药”是完全复制Coley毒素，需要静脉注射，发高热，反应非常大。你用的复合疫苗仅仅皮下注射，反应仅在局部，发热也很轻微，看来这个药最适合我们这些病人了。



关于王院士的 “多成分多靶点攻击”

徐克成:

有效，安全，无痛苦，这是复合免疫的最大特点。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认为复合免疫剂是“药”，也很难成为“药”，因为这个复合免疫剂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10多种热灭活细菌、病毒成分和几种佐剂组合而成。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老老实实为患者做点“治疗”。这就像我们治疗严重感染例如败血症时，用几种抗生素和其他辅助药物联合治疗。王振义院士对于“免疫控癌”，他有4个基本观点：（1）体内最后一个癌细胞的消失，不是靠化疗药，而是依赖免疫细胞，主要是先天性就是天生的免疫细胞；（2）癌细胞多样性，免疫细胞也要多样性；（3）癌细胞不稳定性，免疫细胞要随机应变；（4）癌细胞存在具有持久性，人体免疫功能对癌细胞的监护或制约，或相互平衡，是终身的。基于上述观点，王院士主张采用多种灭活微生物激活不同种类免疫细胞，从而消灭不同类型癌细胞，产生相加或协同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多成分多靶点攻击”，或者叫“千军万马”“随机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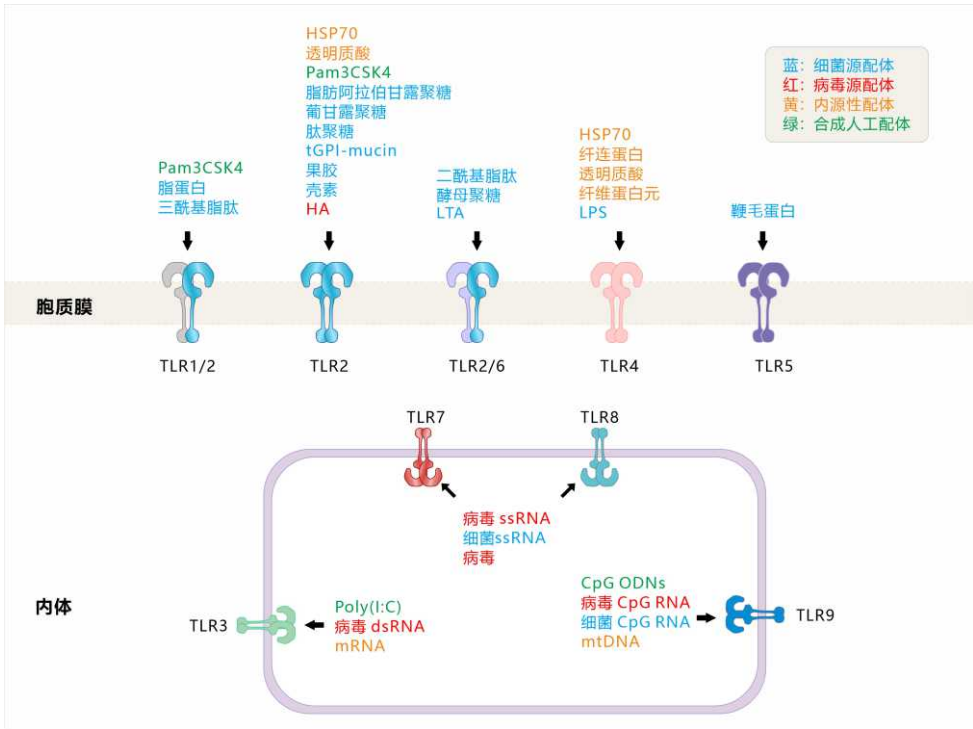
王振义院士和徐克成一起讨论复合癌症免疫

会员:

我是结肠癌患者，近年有肝转移。我曾经在研究所工作，接触过“癌症疫苗”。你的治疗似乎不聚焦于癌细胞本身，而是聚焦于激活免疫细胞，是否集中于免疫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就是TLR？

徐克成:

谢谢你。我们做过动物实验，也在人身上检测，发现注射复合免疫剂以后，免疫细胞，尤其NK细胞升高，干扰素、白介素2等细胞因子水平增高。我们也推测与TLR激活有关。人类免疫细胞共有9种TLR，5种在细胞膜，4种在内体。有4类TLR激动剂，包括细菌、病毒、体内细胞破坏产物和天然物质（例如葡聚糖）。人工合成的PolyI:C也是强有力的TLR激动剂。细菌中能激动TLR的成分，在革兰阴性菌是脂多糖，在革兰阳性菌是鞭毛蛋白和脂磷壁酸。我们的组合疫苗很可能好就好在“杂”，含有各种TLR激动剂，能从不同的点多方位地激活免疫细胞，尤其是先天性免疫细胞，例如自然杀伤细胞（NK）、树突状细胞（DC）等。



Toll 样受体及其刺激性配体。HA：血凝素；LTA：脂磷壁酸；LPS：脂多糖

会员:

这是我最佩服的。我咨询过多家公司，也阅读了文献，他们都在研究抗癌疫苗，也有应用细菌或病毒作为原料的。但都是1-2种成分，针对的可能1-2种TLR。他们的目标就是成药。徐教授，你们的不是成“药”，只是一种治疗技术，我很欣赏，也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迫切需要的。



《与癌共存》
——徐克成著 2016年 广州出版社



关于汤院士的“控癌”观

徐克成:

患者至上，这是王振义院士和他们这些老专家一直期待的。今年春节大年初三，我在上海也拜访了汤钊猷院士，我们谈起复合疫苗，也讨论复合免疫与TLR的关系。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他们医院也用过类似Coley毒素的免疫制剂，后来发现，凡是长期生存下来的肝癌患者，多数都使用过这种复合免疫治疗。



徐克成和汤院士经常一起探讨癌症治疗的新观念。右图显示2024年春节期间徐克成与汤院士讨论如何通过刺激TLR 设计癌症的复合免疫

会员:

最让我们震撼的，你们的研究是从“人”到动物实验。你们有这么多临床病例，太可贵了。我读过你们发表的文章，那是68例进展期癌症接受复合免疫治疗的前瞻性调查。很佩服！

徐克成: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30几年了，我们没有放弃研究。这归功于王振义院士的不断鼓励，也感谢有爱心的企业家的支持。北京、上海、郑州、广州等地的许多免疫专家都给了我们许多建议和指导，有的专家，例如北京大学的吕有勇教授、暨南大学的尹芝南教授，还访问了我们的患者。谢谢他们。

李定纲:

汤院士提出的《消灭与改造并举》和徐教授提出的《与癌共存》加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控癌”观。大家可以阅读汤钊猷评述徐教授编著的《践行中国式控癌》。



《与癌共存》和《践行中国式控癌》

会员:

作为患者，我们除了关心治疗效果，还关心治疗的副作用。复合免疫有副作用吗？

徐克成: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应用复合免疫治疗的上千例患者，尚未发现严重副作用。注射后局部会红肿、起水泡，全身会发热，一般38摄氏

度左右，维持1-3天。与感染引起的发热不同，发热过后人感到舒服。这些都是免疫反应，也是期冀的反应。注射的剂量是个体化的、适应性的，就是为了获得“适度”的上述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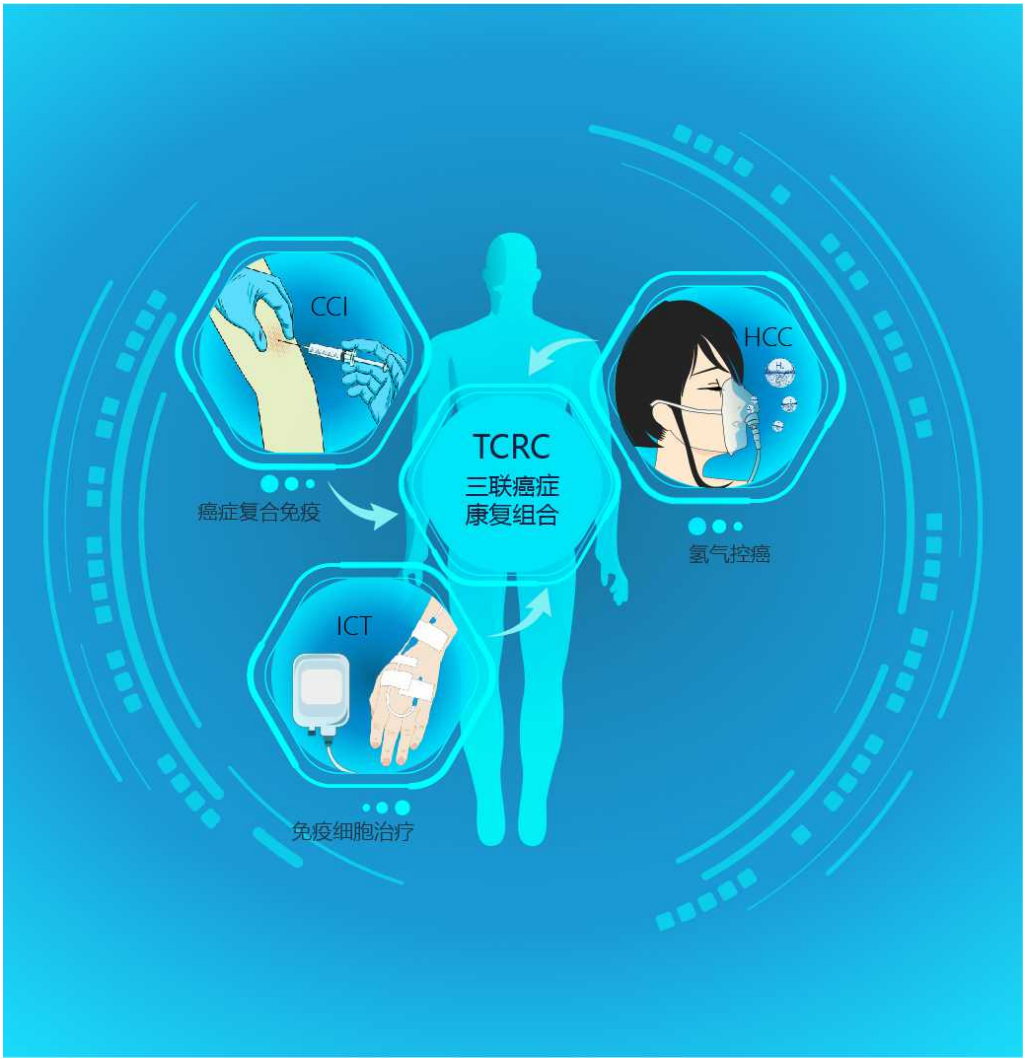
复合免疫剂注射后较理想的局部反应

会员:

复合免疫可与其他治疗方法联合应用吗？

徐克成:

我们希望联合应用。目前已证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需要有良好的基础免疫为基础。复合免疫就是打基础。但限于“规章”的限制，目前复合免疫还是作为“治疗”后的康复或补救之用。再之，就康复而言，我们今天介绍的复合免疫剂也可以与其他免疫促进剂包括免疫细胞输注（自然杀伤细胞即NK、DC细胞和T细胞等）协同使用。氢气可以抗氧化、抗炎症，有证据表明，氢气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拯救”耗竭的CD8⁺ T细胞，如果同氧气一起使用，可改善肿瘤缺氧，遏制癌症进展。我们提出“癌症康复促进三组合”，就是复合免疫剂、免疫细胞和氢氧气吸入三联合。



会员:

徐教授。冒昧问一句，你还在注射这种免疫组合疫苗吗？

徐克成:

还在治疗，不过2-3个月注射一针。前几天我就“打”了一针。同时每天吸入氢氧气。看来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康复促进是一辈子的事。



总结

李定纲:

从刚才徐教授的介绍，我想将复合免疫剂的应用做个总结，大致可用于以下方面：

- 作为癌症常规治疗后预防复发，特别对于预期生存期很短的患者，我们可敬的徐教授就是这样；
- 作为常规治疗失败后的“亡羊补牢”，上面好几个病例都是如此，包括徐教授的妹妹；
- 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像马来西亚的那位肺癌脑转移的歌唱家；
- 作为快速改善症状，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像那位在美国治疗无效的肾癌广泛转移的施先生；
- 快速改善疼痛，像深圳电视台的那位英文主播；
- 作为维持“与癌共存”的免疫平衡手段，像那位被徐教授劝回治疗的、现在在深圳当舞蹈教练的小凤；
- 作为治疗后消除残存、获得长期生存的手段，像印尼的那位优秀企业家、慈善家和教育家。



徐克成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暨南大学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总院长
暨南大学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终身名誉院长

李定纲

主任医师 教授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细胞和基因治疗研究中心
首席医学专家



